

現代小説叢刊

大火

東年 著



現代小說叢刊

大火

東年・著

68・9・0401

・84008118・

現代小說叢刊

大火

著者 東 年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〇八

郵撥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印行

定價：新台幣八十元

同情與諒解，獻給某些人和你

目
錄

最後的月亮	一
老鼠	一九
手印	三九
乩童	五一
惡夜的船笛	七三
鄉祭	九九
暴風雨	一一一
雪夜	一三七
大火	一四九

最後的月亮

一

廚子用一支損壞的舵做划子，也因此他必須左右交替划，才能使救生船勉強行進。

他划得非常不起勁，時常偷懶；每次停下來休息，他都要拉拉船後繫的魚線。那條線被西北走的海流緊繃地拉向左舷。他曾經釣到一條鯉魚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他們把牠剖開肉、皮和骨頭均分，所以每個人都有幾乎等量的魚肉、魚皮和魚骨頭。即使這樣力求公平，形狀不規則又內容複雜的魚頭，在僧多粥少這樣的情況下尤其難分，於是廚子和大副多吃了去，廚子算是獎賞，大副則算應當——他們需要他腦袋中的航海知識。

除了一小塊帶尾鰭的殘肉，他們真是把那條魚吃得一乾二淨。他們原寄望那塊殘剩的皮

肉，會較輕易地帶來好運，不料上鈎的魚把魚線掙斷了。值更的人辯說是大魚，大部份的人也相信如此；其他的人不以為然，他們堅持魚沒那麼大，只怪值更的人不會及時把牠弄上來。值更的人正巧也是廚子，那時候他在打瞌睡。無論他怎麼狡賴，他們都認為他必定瞌睡，因為那時候誰值更都會這樣。他們七嘴八舌的臭罵了他一頓，直到他提醒說：那條鯉魚是他釣上來的。

「廚子。」誰忽然說：「釣到了沒有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說着，廚子趕忙把拉到一半的漁線又扔回海裏。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「唉。」廚子把濕的手在褲子上擦着。「我是餓得頭昏腦脹，不甘心才拉上來看看——

我騙你幹什麼？」

「嗯，×他媽的，再這樣下去會餓死人——我和你說……」

「呃……呃……」廚子說：「好，好，你釣到的話也要偷偷的告訴我，一定要告訴我啊。」

「那當然，噓，說話小聲一點——今天晚上有沒有看到月亮？」

「還沒，要天亮那一會兒才能看到，月末了，×，已經一個月了。」

「陳有平！」黑暗中忽然又冒出第三人的聲音：「你又釣到魚了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呃，我，我只是拉上來看看，他媽的我餓得頭昏腦脹，不甘心了。」廚子說：「你睡不着嗎？」

「誰睡得着？你自己仔細看，誰是睡着的？」

這說法弄得廚子心驚肉跳；心虛，他抓起那把舵用勁地在右舷划一下，然後換到左舷也用勁地划一下。更換的瞬間，他偷偷瞥了船中一眼，果然大部份的人是醒的，而且向他盯着銳利的眼睛。

二

電匠下更的時候，天就要亮了。

他舔了舔身旁所能弄到的露水，才去叫接班的人；接班的人蜷縮着軀體，擠在船頭的三角窩地避風睡。「喂！」他說：「老兵……老兵，接更了。」沒應聲，他加了一點手勁去搖那個僵硬冰涼的肩膀。搖着，他加重語氣說：「喂，接更了接更了。」

「他媽的！」誰說：「叫更喊那麼大聲搞屁啊？別人還要睡覺呢！」

「噢，你要不要過來看看？」電匠打個呵欠說：「老兵我搖了半天，搖不醒。」

沒有大塊的捲雲阻攔，早晨的太陽直接從水線升起，沉寂的天空和平靜的海面立刻都轉化成美麗的晴藍色，但是那幾張灰暗的臉孔始終陰沉、倦怠——他們離開那個屍體，聚坐在船的後半段。

「來兩個人。」大副喊着：「來兩個人把他搬到中間……王家富，李大偉……」

「我，我不行，找老劉啦。」李大偉說：「老劉和他好朋友。」

「好，老劉，幫個忙，想辦法把他的手脚放平。」

太陽升高了些，他們才能將他僵硬的軀體仰天擺平。那陣漸熱的陽光也弄得每個人都汗涔涔；他們希望儘快把這件事結束，可是死者泡腫的眼臉中那對裂縫般的紅眼睛始終睜着，還有那張過份誇張的歪扭的大嘴。

除了輕擺的船身和水波的細碎摩擦，沒別的聲音；這種簡單反覆的節奏，在封閉的寂靜的空間裏，清晰得彷彿什麼詭秘的脚步聲，因此，每個人都不自覺地默數自己虛弱而沈重的呼吸，並且在懸疑的氣氛中凝重地悲哀起來。

「誰知道什麼方法，可以把他的眼睛和嘴合攏？」大副掃視着衆人說：「有誰知道

嗎？」

「必須和他說一些好話。」廚子說：「說一些安慰的話。」

「你來說說看吧。」

「我……呃……，好吧，我試試看。」廚子在屍體旁邊跪了下去，恭敬地磕了一個響頭，說：「老兵……呵，老兵，你是心臟不好，不是我們之間有誰冤枉你，這點你一定明白啦，呃……你現在已經做神了，請你好好保佑我們這些可，可憐的兄弟。」說到這裏，他忍不住嗚咽起來。「呵，呵呵，保，保佑我們早日遇到船隻，呵呵，保佑我們活着回去呵……」

流着眼淚，每個人都對他合掌拜了幾拜；兩個人將他抬着，在空中搖擺兩下，然後從船邊扔下海。響過一陣濺水聲，在明麗澄藍的水中晃了幾次屍衣反射的白影子，他的身體以重心緩慢地翻轉筋斗，同時隨着西北走的海流斜斜地沉進陽光照不到的黑暗的深海。

「下一更應該誰接？」大副說。

「我。」舵工說：「我……呃……」

「呃什麼！坐那裏發呆幹什麼！划船啊！」

沉默了片刻，舵工無精打采地抓起那支損壞的舵，不情願地在左舷划一下，右舷划一

下。忽然，他生氣地叫着：「我不划了！這樣划有個屁用！」

「什麼屁用？」大副板着脸，指向船外說：「你不看看這麼急的西北流！」

「是啊，這麼急的西北流我們划有什麼用？而且我們一定遇到什麼鬼了。」

「噓，什麼鬼，那是心臟衰弱耐不住夜寒。」

「你知道個屁！」舵工激動地說：「耐不住夜寒？根本是划船累死的，你怎麼不划划看？哼！我這輩子都像奴才那樣任人指使，這次我可要好好決定自己的方向。」

三

實習生最早醒來，他張開嘴巴持續地呼出體內惡臭且灼熱的空氣，然後刮下臉上和胸前的汗水在手上舔；這些加上手臂和肩頭的，還不夠去滋潤疼痛又發黏的喉嚨。每個人都脫了衣褲蓋着身體昏睡；太陽照得到處白花一片刺眼，澄藍的海水中却輕柔地搖晃着悅人的金色網線。他的視線越過這片美麗又溫和的海面，掃視模糊的水平線，除了幾片明亮的白雲，他依然沒看到別的。

他把那件發黃的白色制服浸了幾分海水，又蒙在頭上睡；才躺下來，他就聽到一陣細微

的啜泣聲。

「好了好了。」舵工不耐煩地坐起來，說：「煩死人了，煩死人了。」

「老劉。」廚子拍拍哭泣者的肩膀，安慰着。「不要難過，我們就要漂到商船的航道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電匠說：「哭得人心惶惶——唉，哭有什麼用，你看，人家實習三副還是個小孩，勇敢得很，睡得好自在——實在可憐，才畢業實習就遇上這種事，跟這個大副實在倒楣，他已經第三次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舵工說：「要不是天生倒楣，他混了這麼多年大副，早就應該幹船長了——咦？咦？你有沒有看到飛魚——嘿！海豚！海豚！好大一羣啊！」

「那裏？那裏？」廚子拉了拉漁線，東張西望。

「拉漁線什麼用？」舵工說：「牠們往東南跑，而且瞧也不會瞧一眼鈎子上那塊臭抹布。」

「是的，他媽的，牠們太聰明了，我說奇怪，鯊魚不是很蠢嗎？」

「幫個忙，不要再來那麼大的魚，唉——」舵工比着手說：「小小一條鯉魚，或者他媽

的什麼小魚的，呵呵，呵呵呵，呵呵呵呵呵……」

「給我住嘴！」大副說：「要命的話，多休息少說話。」

「放你媽屁！沒水沒食物給我吃，少給我發官腔，哼！做船長了呵，呵呵呵，船長。」

「唉呀！」實習生掀開蓋臉的衣服，顫慄地哀求說：「老張，你會把大家笑瘋了。」

「呵，是的是的，小船長，我呵呵呵不笑了。」

四

那條青色墨藍的大鯊魚不停地在附近打轉，而且游得很近；大副掏出自衛手槍對準腦袋連打牠兩槍。牠激烈地在水面折騰，翻轉了幾次肚白，但是終究掙扎地沉潛下海。

「他媽的！」舵工說：「應該先用繩子把牠套住。」

「是啊。」盯着水底，廚子說：「咦，還有別的鯊魚，牠們正在吃牠。」

「我×！」電匠望着那些擁擠鑽動的灰色影子，流着口水說：「吃得好過癮，嘖嘖嘖。」

「可惜——咦，那裏又來了一條，哇——一羣，一羣，這次要好好研究。」

「我來，我來。」舵工拿了一條纜繩，一頭綁在船上，一頭做個活套拿在右手，把身子

探出船邊。

「你這個瘋子！」大副罵道：「你不要命了！」

「你知道個屁！」舵工說：「你知道我在漁船幹過幾——哎呀喂，啊啊啊，×——你媽！×——你媽！」

他們七手八腳地湊上去將他攔腰拉腿的拖住，那一頭，一條鯊魚咬住他的手腕；當牠狂暴地頻頻摔動腦袋的時候，他們都清楚地看到牠密麻排列又鈎彎的利齒。很快地他們就穩住陣腳，大副趕忙放開手，找一個適當的角度對牠放槍。那幾槍打得牠的大腦袋破裂開花，然而血腥味的慄動，附近的鯊魚立即又湊上去嘶咬。

「啊啊啊，我的手啊——」舵工哭喊着：「×——你媽，我的手，啊啊啊，我的手——」

「安靜點，安靜點。」實習生撕開一件衣服，顫抖着說：「我來給你止血。」

「止個屁！×你媽，我的手，啊——啊——我——」望着泉湧的鮮血，舵工忽然喊道：「救救我！兄弟呵！救救我！」

喊着，他軟了腳倒在地上；實習生趕忙蹲下去把那隻殘斷的手臂纏綁破布。

那隻手臂被鯊魚撕爛了肌肉然後斷折，切口顯得非常零碎；望着雜亂的皮肉、筋骨和熱

騰騰的腫血，他的手抖動得更加不能自主，因此必須很專心去做完這件事，才能發覺四周怪異的氣氛。

「把船划開這裏。」大副揚了揚槍管說：「划啊！」

廚子划了一段路，電匠接着划一段，王家富也划一段，其他人接下去划一段；似乎有着默契，每個人輪流划了那麼一小段就停下來。

「把他抬下去。」大副說。

「呃，大副……」實習生說：「讓我們先把他整理整理。」

「太陽就要下去了。」大副望着夕陽說。

「嗯。」望了望那邊的水線，實習生說：「只有這樣了。」

「廚子，電匠。」大副說：「快呀，太陽就要下去了。」

「呃……」電匠嚥了嚥喉嚨，望着廚子說：「老陳，來吧。」

「等一等，我們談一談。」廚子望着舵工的身體和那灘鮮血說：「我們應該考慮考慮吧？」

「住嘴！」大副揚了揚槍管說：「不要給我攪什麼壞念頭，像個人吧！」

「沒有沒有。」廚子說：「我沒攪什麼壞念頭。」

五

大副瞥了一眼狂笑的電匠，又閉上眼睛養神。

有一陣子，他很清楚他們是在那裏，所以讓救生船自然地隨着海流漂往西北，預期看到聖赫勒那島，不料他們連隨後的亞仙遜島也沒遇到。那以後他要他們往東划船，企圖北移去接觸非洲大陸的西北角。他們只划了幾天，因此永遠失去了那個願望。

「我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？」電匠望着實習生哈哈大笑一陣子，喘着氣說：「我，我聽到街上的車聲——」

「你最好是安靜下來。」實習生說：「我們還有得熬的。」

「哈哈，我真是聽到車聲了，喂！兄弟們！醒來！看看那個城市！哈哈，一個城市，喂！兄弟！你起來看看啊！」電匠搖着廚子的肩膀說：「你起來看看啊！」

廚子懶懶地睜開眼睛，望一眼周圍東西歪睡輪的人；他只望了這麼一眼，就把腦袋在船邊攔的胳膊上擱了一下，又閉起眼睛昏睡。

「天殺的！」電匠掙扎地站起來，喊着：「你們他媽的！真的沒誰聽到車聲嗎？醒來！看看那個城市！哈哈，看看那些樹蔭！街道！那些姑娘！」

幾個人認真地爬起身來，趴在船邊觀望——忽然，他們興奮地叫了起來，相擁着；好像交纏的枯乾的樹藤。

「大副！」老劉流着眼淚嚷着：「你看！陸地！」

「好了。」大副冷靜地說：「安靜下來，那只是幻象。」

「啊？你說什麼？」電匠氣憤地說：「那明明是魔諾維亞！」

「是啊。」老劉說：「魔諾維亞或者福利屯，呵呵，我們漂了這麼多天。」

「是啊，我們漂了他媽的將近兩次月圓。」廚子說：「趕快划過去，兄弟們，快——噢，我他媽的，誰把那根舵丟了？」

「那天打鯊魚丟了。」

「打他媽的頭！」電匠激動地說：「游過去吧！我們帶這塊木頭游過去吧！」

「你給我好好坐着！」大副揚了揚槍管說：「你們都給我安靜的坐下來……你們他媽的聽到了沒有！」